

## 我有了祖国

祖国这两个字，在我过去一直是这样和我发生关联：我是中国人，所以我爱国；我生在中国，所以我爱国。民族和土地是我对它的基本感情。假如拿它缩小了看，就是乡土观念。

让我最切身感到祖国的积极意义的，最早一回，是我来到外国读书。一九三〇年，就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前一年，差不多同一个月的样子，朱自清师伴随着我们两个学生，经过沈阳，穿过西伯利亚，去了巴黎。我们在沈阳玩了一整天，在哈尔滨玩了一整天，我们跟在朱师后头，过眼云烟，走马看花一般，游赏树木丛郁的北陵和水浪起伏的松花江。住在巴黎，谈话谈得好好儿的，对方忽然便会插进一句问话：你是日本人？我回答我是中国人，于是情势尴尬了，谈话中止，我们便在两种极不相同的心理之下分手了。“九一八”增加了中

国留学生心里的磨难。不到三天工夫，一声不抵抗，东三省变成了满洲国！记得开头两天，每天一清早，我便赶到街口去买一份早报看，然而气闷又气闷，一个星期以后，报也懒得看了。接着便是“一二八”，兴奋代替了消沉。报贩不再以轻蔑的俏利口吻挖苦我了，但是他换了一种口吻来讥讽：“中国人，怎么还不回去？”甚至于房东也奇怪中国留学生竟然没有一个回国参战的。我们解释：中国是募兵制。最后日子久了，“一二八”又在丢脸之中结束了，我们便加一句解释：这个政府不会抗战到底的，回国没有意义。一个法国人决不了解中国的复杂和靡乱的情势。但是祖国两个字却为之粉碎了。

诚然，人情势利在封建制度之下是早已有了的。但是像极少数法国“知识分子”那样盲从，甲午之战以后，中国迷变成日本迷，中国的好东西全说成了日本的，我打心里厌恶。这反而表示他们文化程度低落，没有走出好战的高卢时代。我当时日夜研读福楼拜，他对本国某些人的诅咒不免稍稍影响到我。他那个时代是爱中国的；他梦想到中国来，他的好友布耶学中国文，写中文式

的法文诗，高地耶为女儿请中国人做家庭教师，雨果为他的情人布置了一间中国式闺阁……然而，不多年，马关条约签字了，龚古尔兄弟首先倾心日本，就是福楼拜，浪漫成性，受了某些自命为“中国通”的诽谤者的欺给，爱的是一个什么样儿的中国啊！这是“天国”，一片竹林，里头隐藏着一只老虎，女人有金莲，男人有豚尾……我读到 he 向往中国的信札，未免啼笑皆非。

过去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活在中国，但是做为一个国家，中国在我身边，没有骄傲给我。

而且，在这样一个封建国度，所谓“管理众人之事”的反动统治阶级，做到的只是管理“数”人之事，配合帝国主义，养肥了一个新兴的剥削阶级：官僚资本家！什么人民的利益，政治的独立，国家的荣誉，到了紧要利害关头，完全成了私人算盘上高低的滚珠。我们活在那种被统治的恶浊社会，说是中国人，其实就是帮着这些政治买办在出卖祖国，然而自己还不知道！写到这里，我为自己，也为过去所有“顺民”，不寒而栗！

然而，现在，我有了祖国！一个我要喊给全世界听的祖国！一个让我打心里骄傲的祖国！从前

它对我只是土地和民族，这一年来，祖国给我添了一个崭新的辉煌的意义：政治！在反动统治下，那一直让我感到愧对而又无法掩饰的隐痛所在，如今散失了，我可以挺起胸脯，走在群众行列，兴奋而又荣耀地喊着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

它是我的，是我们人民的。在这个祖国，人民翻身了，而且，更光荣的是：我们的祖国走在全世界最进步的行列中了，从前就没有国家拿它当作国家看待！如今没有人敢拿俏皮话挖苦我心爱的祖国了：你敢伸出肉拳头，我们的政府和战士就和人民紧紧团成一个铁拳头，连你连肉拳头捶成烂浆！然而一个更大的事实是：你不敢！真理在豺狼狐狸之前现身了，它们只好低头认输，要是心里还有鬼打算，我的祖国如日之东升，照穿了你的肚肠！

是谁把祖国还给我的？是谁让我深深爱着我这红光满面喜气盈盈的祖国的？共产党！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！以全体人民意志为意志的中国共产党！

仅仅一年，还不到一年，祖国拿出了多少奇迹答复那些诬蔑它的子女的敌人！共产党进不得都

市，它会腐化的，会在经济战线上溃败的，会在都市的复杂面上不知所措的……然而在这一年，做为人民的我们，看到了什么，经过了什么？物价跌落了，城乡物资交流了，全国通行无阻了，中央政令统一了，而且人人在埋头生产，个个热望成为劳动模范，加紧克服未来的工作，而且，上海这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都市也服服帖帖走上正轨，同时，党和政府还怕不虚心，犯错误，在报纸上进行公开批评，在岗位上结合实际进行整风运动……上下一心，欢欢喜喜，要搞好自己手创的人民共和国！毛主席一再要党员对自己提高要求，对工作加重责任；然而对人民，要宽，要稳；对敌人，要紧，要狠。整个儿社会在一种再生的坚强精神之下活泼而有秩序地动着，朝一个总的前进的方向动着。老大中国的割据局面不复存在了，一个统一的伟大的势力在世界诞生了，紧紧靠着另一个统一的伟大的势力，我们的盟友苏联，在携手进行了。

我有了祖国，我爱我的祖国！

（选自 1950 年 10 月 8 日解放日报）

## 致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

英勇侠义的人民志愿军：

前天上海下了雪，下了一早晨，我四岁的小女孩子看见白花在空中舞，她在阳台上也欢欢喜喜地舞。雪花很少飘到她的短小的生命来过，所以她唱着歌欢迎它：“一颗子弹不算多，送给朝鲜的大哥哥，快快打倒美帝国，平壤解放真快乐！”

雪，对她是新鲜的，可是她的“大哥哥”的你们，雪不但不新鲜，而且在行军中间，简直增加困难。报上就有你们在积雪的崎岖山道移动的照片；还有一张，是你们中间有两位在雪野睡觉，不肯吵扰朝鲜人民住家，报上一有你们的新闻，我们一家人一定是先抢着看。报上一有你们的照片，我们一家人一定是先抢着看。这里头还多了两个人：我那两个顶小的女儿。不要说我们大人了，感情和理性都向往你们，就是这两个开始认

字的小孩子，感情也跟着你们跑！

我的大女儿在一个私立中学做团支书，她一晓得朝鲜人民军有了你们去帮忙，兴奋的比家里谁都发狂。她一天到晚在学校忙工作，我有一天清早碰到她，我问她：“你有什么新决定吗？”她明白我的弦外之音，马上就说：“我已经报名了。”真是这样子，虽说我这是一个小资产知识分子的家庭，但是，谈到跟美帝打仗这回事，三言两语就够。所以政府号召青年参加军干，她说也不说就报了名；虽然后来组织上没有批准她去，我一样觉得光彩。没有你们先行者行动上的感召，我们不见得就会这样子发现自己的伟大。是你们的伟大震撼了我们的心灵，把我们从琐细之中提到伟大的边沿。

不兴是我这一小家人，我走到马路，走到我教书的学校，走到每一个机构，走到我有好几次开会的会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人人都是这样子，只有比我这平庸的教师显得格外热烈。我听见街头锣鼓喧天。我看见商店外头贴着报喜的红纸。你们打一次胜仗，上海好比做亲又做寿，人人欢天喜地。平壤解放了，汉城解放了，我在大会上听到

这些兴奋的喜讯，整个大会每次都在狂欢之中进行，临时动议一个紧跟一个，向你们献出最高的敬礼。我听见一位老人在大会上如数家珍一般，数着一年来的人民政府的成就，最后，说到你们辉煌的胜利，他以坚定宏亮的土音喊着：“中国人头一回在近百年史上打败了外国人！还是头号儿自命强大的美帝！”他比中年人还年轻，接着就喊：“这都是谁给我们的？共产党给我们的！毛主席给我们的！”这位老人说对了我们的劲，我们都跟着他一同喊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我在学校有一位穷苦的同事，不肯添棉衣，要捐献四十发子弹给你们用。我劝他稍微照顾一下自己，叫收入多的朋友们多捐献，他因此和我闹情绪！人人不愿落在后头。我的爱人老早就写好了慰劳信，我一直惦记着写，老是没有正经功夫；今天礼拜天，我的小儿子忽然和我挑战写慰劳信，看谁先写完！说什么我也不肯让他再抢了先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打心里起多热爱着你们每一位崇高的战士啊！

因为你们是毛泽东的战士，中国人民的战士。上海人民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解放生活，太知道

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对人民有着什么样重大的意义了。一百多年的次殖民地生活如今结束了、三四十年战乱所造成的牛马生活如今结束了。封建制度培养出来旧官僚剥削方式，匪帮培养出来新官僚资本主义，如今都从根铲除了。新中国人民太明白翻身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太宝贵这已有的收获了。但是美帝国主义要跟新中国作对，好像人民和新中国是可以分得开的！我们要拿空前的事实告诉它，这叫“白费心思”。你们已经告诉它：新中国和人民只是一个，你们还只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的先行军；我们已经享到幸福，我们就有权利不许战争贩子夺去我们的幸福；我们一个一个都站在你们后头，等着轮到各自的机会，狠狠地给它一顿好揍！

拿我们的校长来说，他有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在乡下种地，还有才落地几个月的小儿子在吃奶，然而他在大会里向全体师生宣誓，他等着政府的神圣号召，随时准备参军！他是学校同人中间生活最窘的一个，然而他在上海文联的大会上，捐献一百发子弹。实际他每月都在欠债过日子！但是为了保卫小一代和老一代的幸福，他愿

意在五十一岁这个年纪和你们站在一起！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例子。上海可以骄傲地举行出千千万万来。我的孩子们的校长亲自把儿子送到车站参加军干。这些人都是和我一样，近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；至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，加紧生产的工人，他们的热情只有你们的热情可以互相对照！太勇敢了，学生们，工人们，尤其是你们，世无其匹的仁侠的人民志愿军，我就找不出话来形容你们的战绩和大爱的精神！

虽说不在前线，我们人人呼吸着你们冰天雪地的空气。今天早晨我的大女儿拿她这一学期的总结给我看，最后有一段就谈起她对你们的认识，因为不长，我一字不改，抄在这里：“人民解放军和援朝志愿部队都是中国的老百姓，他们是从群众中来的，但是他们已成了老百姓的保护者和和平的保卫者。他们有着高度的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精神。他们将个人利益完全抛弃，为着党、为着人民、为着和平而奋斗。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纪律是世界上称颂的。我爱他们。”这是一个十七岁姑娘的赤裸裸的真心话，和她一样的青年正不知道要有多少。他们爱你们！崇拜你们。他

们念过历史，但是他们找不出一个历史上的人物，配和你们比上一比。政府紧紧靠在你们后头，人民紧紧靠在你们后头，新中国成为一个巨人站了起来，毛泽东照着我们走路！美帝和它的喽罗只有发抖！

毛泽东就是和平。人民要活在和平里头，而你们就是和平的前卫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我庆幸我和儿女都是吸着你们远远送来的清新的气流。花要在这里开，果子要在这里结。诗人啊，新的史诗等着你们在写！

（选自 1951 年 1 月 23 日大公报）

## 我爱这个时代

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上午，快到莒县以前，我们在卡车上望见八九位庄稼汉，拿着绳子在量地。我心里想，大概是土改末期，农会在帮劳动人民分地吧。没有多久，路过一个庄子，看见断断续续，三三两两，人们在朝庄前走动，远远传来小铜锣的响声。果然不久，就见一个敲锣的头头，顺着一道堤过来，后头跟着百十来人。同车的有谁说，大概是开斗争会。任务要我们往前赶路，可是我直想在这里停车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午饭是在县里小学用的，县委告诉我们，闻名全省的劳模吕洪宾，就是本县吕家庄的人，离县城二十里地。这几天他到省里开劳模大会去了。

今天干部爱讲人民，爱讲劳动，个个把建设新中国的担子挑在肩头。

过去莒县的农民不种苞米，迷信一种传说，种了狗要吃掉，索性就不种了。土质不高，好地种高粱、谷子，坏地种糝子——小穗子，粒子比米颗还要小，颜色发红，野草一样容易发，种上去总比地荒着好。吕洪宾带头破除这种守旧的传说，拿种高粱的地改种苞米——金皇后苞米，一垧（合市亩三亩一分）收到两千斤，从前种高粱也不过八百来斤。种糝子的地改种高粱，比糝子的收获也多了一倍。他尽一切的力量发挥土地的性能，旱地改种豆子。他把半劳动力吸收到变工组（全庄除去一个傻子，一个在外的老艺人，没有一个不参加的），吕家庄没有一个二流子，我相信，这样下去，不出几年，全中国就会没有一个二流子。他把科学结合到耕种的经验里头。变工组推选积极分子，另外成立一个农业技术研究委员会，领导全庄的生产改进。原来三十二户的庄子，三十户做佃户的贫雇农，一年收不到两万斤粮食，五〇年增到十二万九千五百五十五斤，吕洪宾超过了耕一余一，别人最低也做到耕三余一的比例。

通过这些生产数字，我明白了土改的积极意义，我也领会了干部为什么这样津津有味，如数

家珍一般，对我们讲起县里劳动人民的显著成绩。从变工组大步开进集体农场，有一天，这将是怎样的波涛翻天的洪流，雄壮的队伍。

怀着一颗火热的赞美的心。我们来到莒南县（莒县南北太长了，行政上把莒县划成两个，南部拿十字路做县城，就叫做莒南县），穿过大店——一座小县城跟不上这里的房屋好，过去，八十多个地主在这里住家，七十家有堂号，双柳堂有一万二千多亩地，一百二十亩折合一顷，有几十顷的还是小地主，地亩一直远到三百亩外。一个外乡人走过一块地，想屙屎，听一个农民说这们的地全是庄姓的，外乡人嫌他口气大，偏要到另一姓的地里方便；他走一块地，问一块地，一直走出了十里地，还是姓庄，只好认输，蹲在他的地头了。反动派知县上任，先到大店拜会，因为这些乡绅们大都“朝”中有人，稍微不周到，“纱帽”就有被摘之虞，官吏只是他们的头号奴才罢了。

离大店不远，王继庄有一家佃户姓崔，忽然，一天院里落下一只老鹰，一眨眼就把小鸡老鸡啄死。家里人又气又急，拾起镢头就把老鹰打死。山野地方，打死一只老鹰，原是稀松平常的事，可

是这回却大祸临门了。这只老鹰是庄姓大地主养的心爱东西，行猎取乐，放出不见回来。不会飞到远处的。家丁探听出来老鹰叫人打死，把崔老爹锁拿到庄府。老实人，人缘好，穷苦哥儿们跟过来帮他求情。性命虽说保全下来，可是崔老爹要披麻戴孝，把老鹰当做父亲，盛棺收殓，鼓乐出殡，葬在他的当院，老鹰埋过，破了产的崔老爹，没几天也就窝囊死了。这事出在清末，直到一九四三年，共产党到了这里，在控诉大会上，才把鹰坟平了，替穷苦人出气。办这事的干部是袁成龙。

平鹰坟是一个有名的故事，但是，不就概括得了地主们的罪行。莒南县县委庞夫力说起他自己，过去一直种的是地主的地，年纪大些了，父亲叫他去上学，地主知道这事，便说：“佃户的孩子都上学，反了天了。”就把地全部抽回，闪得他一家人挨饿。拿姓庄的那一个大坏蛋来说，家里私立着公堂，看见女人漂亮就抢，糟蹋上个半月，再做好事放掉，不高兴起来就用火条通下户，拿斧子把下身劈了。人到县里告他，先挨一顿板子。剥削的花样许许多多，著名的有：（一）份子粮

——强迫佃户吃借地主几斗粮食，不得拒绝，过年三还一，能够给佃户余下一布袋粮食的就算恩德。（二）干剥工——地主有权调配佃户为他工作，不给报酬，谁拒绝就抽谁的土地。（三）送礼——中秋、年节、端午都要送礼，婚丧出份子不必说了，种西瓜的到时候要送西瓜去。（四）白贷地——佃地之外，佃户要替地主白耕一些地亩，不然就要揭锅摘门。（五）高利贷——一般是四分利。当铺的东家是地主，有所谓转风钱，洋滚洋，一个滚一个，指地作保，年底捉来的债户一串又一串，十几个庄子都成了他的佃户。

补进这段插叙，也就越发说明我们经过大店，来到十字路，心情振奋。这时正好五点半，太阳大大的，红红的，停在彩霞万道的西天，快要圆了的月亮，已经高高挂在东天，两相辉映，残了的雪盖着大地，高粱梗子留在地面，远远是山，我跳下一身尘土的卡车，情不自禁就喊：日月并悬，山河明丽，祖国真是伟大可爱啊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情，同行的个个都这样讴歌着。

怎么能不讴歌呢？

春节还没有过掉，变工组已经忙着开会计划

春耕了。遍山遍野留下战斗的痕迹，凝成胜利的果实，累累结在枝头、地头和心头。一个觅汉，好比郑信，如今成了劳模。大店的牛文生把全村一百三十一户组织起来，有十六户耕一余一年半，五十户耕一余一，三十户耕二余一。五〇年打败了水旱，还超过了战前的生产额。人人要求改良技术，结合科学知识，通过变工组解决人力、牛力和农具的困难。一个顶明显的事实是百分之七十的妇女参加变工组，成了积极分子。在抗战期间，妇女送夫参军；在支前工作时期，男子去了前方，妇女不但要忙秋收，还要保证把应征的公粮送到乡公所。莱芜战役，莒南一县约莫出了七千民夫。淮海战役，有的跟部队跟了八个月，一直跟过长江，紧要关头还要打仗。村长和农会主任一时都成了妇女。

说到这里，我想起《过关》（收在《人民文艺丛书》里面）那出戏来。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刘家扁山，剧本作为刘家官庄，离十字路十二里光景，有真人真事做底子。好些农村剧团还念念不忘地说起执笔人贾霁。戏里的刘二嫂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少妇，舍不得叫她男人刘继湘去参军，经过曲